

理

學

宗

傳

理學宗傳卷之九

容城孫奇逢

後學陳

鉉

全編

季孫

潛

王子

文成守仁字伯安號陽明紹興餘姚人成化壬辰九
月三十日生父海日公華舉進士第一寓京師祖竹
軒公攜先生北上時十一歲矣過金山寺對客賦詩
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
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

隨口應曰山近月遠月覺小便道此山大如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濶明年就塾師問何爲第一等事塾師言讀書登第耳先生中不然曰此未爲第一事其爲聖賢乎戊申十七歲親迎諸氏於洪都合巹口偶出閒行過鐵柱宮遇道士跌坐與語夜遂亡歸冬歸越過廣信謁婁一齋諒諒故游吳聘君康齋門者爲語聖人必可學而至深契焉壬子二十一歲舉於鄉入京徧讀晦庵書習爲格物之學署中多竹卽取竹物格之沉思不得至成疾遂自委聖賢有

分且隨世就辭章之學明年春南宮下第同舍有爲
耻者先生曰予以不第爲耻吾以不第動心爲耻戊
午年二十七歲自念辭章藝能耳不足以通至道求
師友於天下不一遇心持惶惑復遭晦翁循序致精
之法行之然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沉鬱既久舊疾復
作遂有遺世入山之意己未二十八歲舉進士上疏
陳邊務八事辛酉以刑部主事審錄江北游九華山
宿化成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先生以禮請問
蔡曰尚未頃之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問再至

三蔡曰汝後堂後亭之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卧松毛不火食歷險訪之異人方熟睡先庄坐傍撫其足頃之醒視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茂叔程伯淳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壬戌請告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遂先知久之悟曰此籤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思遺棄世累。獨不能忘念於祖母與父。久之忽悟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且斷滅種性矣。明年移疾西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曰予在京師聘主山東鄉試。識拔多名。

士九月改兵部主事乙丑在京師乃專志講學與湛
甘泉定交嘗謂初至此學幾仆而興晚得友甘泉而
後吾志益堅毅然不可遏時年三十四正德改元丙
寅飛瑾竊柄逮繫言官先生抗疏救之瑾矯詔收杖
謫貴州龍場驛丞既行瑾使人尾偵之將甘心焉丁
卯先生至錢塘托跡投江附估船避遇颶風飄至閩
境夜奔山徑叩寺求宿不納趨野廟倚香案卧益虎
穴也夜半虎遠廓哮吼不入及旦僧見先生無恙異
之邀至寺則前缺柱宮所暗道士在焉因與商遠道

計道士曰汝有親在不可因爲筮得明夷遂決策返由武夷出廣信而歸省海日公於留都是年徐愛及蔡宗充朱節受學秋三子舉於鄉冬赴龍塲龍塲故在萬山叢棘中虵虺魍魎瘴癘蟲毒之交錯龍人歎舌言語不通無居舍就石穴而處黠教之範土架木爲茨從行三僕以廕險冒瘴皆病先生躬折薪汲水作糜以飼百方慰解之而自爲石槨以待盡先生於時困衡動怒不惟得失榮辱胥已解脫卽生死一念亦皆拚置端居澄然蚤夜恭求忽一女大悟寐中若

有神啓不覺呼躍從者皆驚至此始信聖人之道吾
性自足伎倆見趣無一可倚向之求理於事物者一
切皆誤証之六經四子無不脗合因著五經億說時
年三十六矣居龍久之龍人亦漸親狎共伐木爲構
龍岡書院何陋軒玩易窩居之貴州提學副使席書
聘主桂陽書院問朱陸同異先生不語朱陸而告之
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示以知行合一之
旨豁然有省曰朱陸異同無事辨詰求之吾性本自
明也庚午量移廬陵令過常德見門人冀元亨輩俱

能卓立先生色喜因與諸生靜坐使自悟性體且曰
此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已
欲以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抵廬陵不事威刑
專務開導人心僅七月治幾無訟冬入覲與黃宗賢
綰論學綰自言有志未實用功先生曰人患無志不
患無功後契良知旨始納贊稱門人卒爲先生托孤
以女妻其胤于是年陞南北部主事辛未改吏部驗
封司同寮方叔賢獻夫時爲郎中位在先生上聞論
學有契恭執贊師事焉尋轉文選員外壬申陞考功

郎中冬陞南太僕少卿便道歸越癸酉至滁州日與
門人遨遊瑯琊灑泉間環龍潭而坐者常數百人歌
聲振山谷從游之乘自滁始甲戌陞南鴻臚卿五月
至南京薛尚謙仇陸原靜丞郭善甫慶來受業與徐
愛輩同聚廊門日夕漬礪不懈初先生懲末俗卑污
引接多就高明一路乃近漸有空虛爲放言高論者
深悔之自是論學只教爲省克實功丙子四十五歲
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十月便道歸越越士王
思輿語李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

曰吾觸之不動矣丁丑至贛贛當四省之交諸巢賊
不時四出劫掠爲患而時宸濠潛蓄不軌陰與賊通
爲之曲護以此積至數十萬衆先生蒞任纔旬日卽
讖進剿凡三月而漳寇雖平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
贛聚先生爲文諭之首長盧河等卽率衆來降惟池
仲容負固不聽十月平湖廣橫水桶岡諸寇酋長謝
志珊就擒問曰汝何策得聚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
易平生見世上魁傑好漢多方招致斷不輕易放過
先生退語門人曰吾儕一生求友當如此矣冬奏以

削平諸地建崇義縣戍寅征三泖以書示薛侃曰卽
日抵龍川明日入巢四路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破
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若
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大丈夫
不世之偉績也三月泖頭酋長池仲容見諸巢悉破
始懼率其黨九十三人皆擗首來見先生幣待之察
其僞明年正月以計盡殲於祥符宮先生自惜終不
能化爲之眩暈嘔吐者久之是夜將半先生親率軍
直搗下泖及西路皆平四月班師諭發所屬立社學

五月奏立和平縣六月陞副都御史蒞贛甫逾年凡
三捷皆役不再籍兵無挫必其初至兵乏矣第選民
兵立兵符明賞罰以練之而不征調狠達士兵食置
矣第疏通鹽法處商稅以足之而未始加賦編民開
縣置司立學移驛一時經略皆千百年至計在事燕
居則挽強習勞出兵則躍馬先驅經營出入不暇寧
若而意思安閒常著無事門人數十相隨揮麈談道
未嘗以造次輟也七月刻古木大學及朱子晚年定
論八月門人刻傅習錄九月修濂溪書院四方來學

者日衆十月舉鄉約已耶鄒謙之守益來學六月奉
勅勅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聞宸濠變急走小舸返吉
安飛章上變與知府伍文定等定謀徵兵各郡並傳
隣省仗義勤王時鄒謙之趨見曰聞宸濠誘舊賊葉
芳兵夾攻吉安矣先生曰芳必不叛曰彼從濠望封
拜可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
當如此做一時胸中利害如洗時宸濠已攻南康九
江進圍安慶我師旣集僉請急救安慶先生以爲非
乘不如先舉南昌法所謂攻其必救是已乃誓師檄

樹授文定等方略俱如期至信地先生親鼓之三軍
競奮登城賊遂拔寨濠間南昌破悉衆歸援僉謂賊
衆盛宜堅壁待援先生曰賊進不得退還無所歸氣
已消阻出奇擊惰便遂接戰於黃家渡賊兵鼓譟驕
甚我兵稍却文定立銃炮間火燎其鬚殊死戰大敗
之明日復戰擒濠江西平方先生入南昌時日坐後
堂對士友論學洞開中門令見前後報至登堂遣之
時有言文定焚鬚及兵前却狀者衆咸失色先生徐
起如側席遣扉斬其前却者還坐復理前語論學後

聞濠擒衆咸色喜先生愀然曰濠雖擒第恐傷死者
衆耳亦復論學如常先生旣擒濠露布奏捷不宣時
奸奄導上親征駕發京師遣先鋒諭令縱濠鄱湖候
駕至臨賊執之謀叵測矣先生亟從越道獻俘行在
抵錢塘以俘付近侍張永永因瑞中稱良者遂自稱
病卧西湖淨慈寺中候進止久之勅兼巡撫江西冬
返南昌庚辰駕在南都時奸佞百計讒構謂先生有
無將心且云試召必逆命先生知其謀間召卽乘小
舫亟趨行在至上新河諸奸沮之不得見退次蕪湖

入九華山待命踰月上使校覘之諛先生宴坐草庵
中上始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前言者誣矣乃命還
江西過開元寺刻石記事其年夏復如贛大閱士卒
教習戰法奸臣江彬遣人來覘動靜門人危疑甚俱
請釋兵回省先生處之泰然第曰二三子何不講學
蓋是時逆濠未死諸奸素通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
右已萌逆志第以先生在贛不敢動耳世但知擒濠
之功而不知其沉機曲美內戢兇幸外防賊黨撫定
瘡痍激厲將士蓋凜凜乎如履春冰矣濠誅四疏乞

省矣不允聞父病亟幾欲逃奔周仲曰夫子思歸一念似亦着相先生曰此相安能不着秋返南昌泰州王良來渴稱弟子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裴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學僉事邵銳皆守舊學相疑龍復以徹講擇交爲勸先生答曰學者以是心至吾不忍爲一身疑謗拒不與言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未能舍沙以求金爲也時當唐邵之疑人多畏避同門有方巾中衣而來者俱指爲異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吳

子金等挺然不變相依而起者日衆辛巳五十歲在
南昌始樹良知之教聞車駕還宮憂念始舒卽行金
谿縣錄陸象山子孫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久抑
未彰文廟尚缺配享子孫未沾褒典乃訪各處聖賢
子孫事例一體優崇之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霍韜
過論大學輒持舊見先生曰若傳習書史考正古今
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入聖門路譬之採摘
枝葉以綴木根而欲通其血脉蓋亦難矣六月赴內
召等止之陞南京兵部尚書乞使道省葬八月至越

九月歸餘姚省刑瑩錢德洪來受學德洪久思及門
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爲疑洪獨潛伺動止深信
之乃排衆議率其同里孫應奎等七十餘人遁贄見
焉時輔臣惡本兵王瓊而先生捷疏每歸功本兵蓋
謂平賊擒濠以收提督得便宜行事瓊本謀也輔臣
素忌先生以此滋不悅捷奏久不賞勅皇帝踐祚是
年十二月詔錄擒濠功封新建伯命至適海日翁誕
晨捧觴爲壽皆嘆會遇之隆明年壬午海日翁卒宅
憂使門人子弟紀喪因材分任僊居金克厚得監厨

後克厚連舉進士語人曰吾學得司厨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耳時先生居里謗議日熾言官希宰輔意倡言論劾癸未南宮策問心學陰爲詆闢徐珊不對而出聞者曰尹彥明後一人也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先生謂弟子曰吾道非耶何爲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盛位崇忌嫉者謗或謂先生學峻宋儒拘泥者謗或謂從游者衆莫保其往不無以身謗曰三言者誠有之特吾自知處諸君論猶未及知悲吾前尚有鄉愿意在今只信良知

更無掩藏廵護纔做得狂者耳甲申在越郡守南大吉先生爲會試分考時所錄士也與論學有悟開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及四方之來集者環坐常數百餘人海寧董灑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聞先生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登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灑有悟因納拜稱弟子八月之望月白如洗先生集諸弟子於碧霞池之天泉橋上在侍者百十人酒半行命歌詩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協金石少間能琴者理絲善簫者吹

竹或投壺聚笑或鼓棹徜徉遠近相答先生顧而樂之遂卽席賦詩有鏗然含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蓋世之學者沒溺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濶略倫物之病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爲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義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

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
於狂也十月南大吉續刻傳習錄門人立陽明書院
於越城丙戌歐陽德爲六安州守謂初政倥偬後稍
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
倥偬中豈必聚徒而後講學耶是年錢德洪王畿并
舉南宮俱不廷對歸示黃綰書曰人在仕途比之退
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
日志同鮮有不潛移默奪勉然日就頽靡者四月鄒
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

征廣西思田先是岑猛叛兩廣猛死田州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復叛提督姚鏌發四省兵討之二年不尅嶺南大困乃特起先生撫勦之秋發越中錢德洪王畿舟中論爲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語心體旣是無善無惡則意知物亦如是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王夫因同進請問先生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二子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工

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子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餘
念矣德洪再請問先生喜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
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
雨雷露陰霧體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虛
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德洪工夫須要如此便是
合得本體工夫是日各有省十月至南昌父老軍民
皆頂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明日謁廟講大學
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上堂
旁聽初堯臣不信學比見擁謂驚曰三代後安得有

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至吉安大會螺川臨別
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
真切十一月至肇沿途詢岑猛反叛之因由往年
當事者處之未當至梧示恩信蘇受等自縛來

歸降者七萬一千人皆示懲遣歸農踰年春遂班
師改田州爲田寧府立土官散土目設流鎮制爲交
趾蔽先生又以斷藤峽及八寨諸賊盤據反側久毒
嶺表乃因討思田歸兵密與領兵官約束乘其不備
襲之而檄蘓愛等兵相犄角立功以報左右夾翼誅

斬劇賊以萬計悉定其地霍韜廣人也奏言於上謂
思田之亂往時連四省糜費百萬止得五十日小寧
而守仁此舉不殺一卒不費斗粟遂使頑叛稽顙來
服雖舜格有苗不過是至于八寨斷藤之舉猶有八
善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思田效
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
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
五也極惡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化六也八寨不
平則西東合數千里其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

復今八寨平定則諸賊漸平兩廣樂業七也八寨乃
百六十年不能誅之劇寇今平其巢穴卽徙建城邑
永不變化爲良民八也十月以疾劇上疏請告十一
月二十五日踰梅嶺疾甚至南安登舟沿途候命門
人周積爲南安推官來問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
者元氣耳二十八日晚泊清龍舖明日召積入開目
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
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時年五十七歲風忌先
生者從中諧於上朝中有異議得廢贈謚諸典不行

且下詔禁僞學隆慶改元始贈新建伯謚文成明年
子正億嗣封爲伯萬曆十二年從祀孔廟

不專在事
物上却亦
不離却事
物

傳習錄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
似與先生之說相反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
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
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
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物有不能盡先生
曰心即理也天下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
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

論語人依
存天理便
盡用功處

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
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
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
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
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之蔽即
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
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
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便是
愛曰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

日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
個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
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
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
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
純是天理是個純孝于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
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
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
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

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
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
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
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
有婉容須是有個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弑其君伐其國
若不問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
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卽
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

六經總要

正人心正

人心只是

存天理

離天理也

與何正

子出書伐國卽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
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
人欲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卽是立志能不忘
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
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
念存養擴充去耳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
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隨

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
先其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
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爲堯
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六經以詔萬
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有待於孔
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
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
先有個明的心去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
事變之不能盡

遇此時方
有此事

上磨方
正務仁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問上達功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

故此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
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
一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上達的工夫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一惟精主意
惟精是惟一工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
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
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工則不能純然潔白
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
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

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卽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卽誠意之功道問學卽尊德性之功明善卽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不寧靜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

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
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功深力到
自有自得
之時要在
勿亡勿助

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
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立志用功如種樹
然方其根芽猶未有榦及其有榦尚未有枝枝而
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
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
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

一性字分
明萬理樂

隱羞惡辭讓是非性之表德也曰仁義禮智也是
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
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謂之性至於身也謂之
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
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
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
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萬理
燦然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

掃除廓清

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
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
懸空靜守如稿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
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個
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
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
爲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
念萌動即便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
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眞實用功方能掃

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卽是思誠只思一個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聖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已功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已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克已功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

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岐路處有疑便問
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
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
盡知只管閒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
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閑思雜慮如
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
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
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

口人不得
上誘人之
區原各自
地處統之
入成聚訟
天

利名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
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
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
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問伊川謂不當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
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
川恐人於未發前討個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
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做功
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

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唯此傾耳而聽唯此卽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中字之義尚未明白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

附不向者
原未嘗無

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謂何而學學

切
總是在未

個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卽是
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
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
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
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
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
別有個見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
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夕之停然有個主宰故不

有主宰

先不後不緩不急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嘗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卽體而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是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梁曰乎問若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爲一事何如先

居敬卽是窮理

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就窮理盡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却不是居敬了別有個心窮理窮理時別有個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卽是無事時義義卽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

一箇工夫

正之問戒懼是已所不知工夫慎獨是已獨知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

誠身功夫
全體只在
此處

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詐僞便是見君子
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
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伯
義利誠僞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
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脉全
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
只是此個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已所不知卽工
夫便交離亦有間斷旣戒懼卽是知己若不知是
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

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
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
有不存不是昏聩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
至老若要無念卽是已不知此除是昏聩除是稿
木死灰

庚辰往虔州再見先生問近來功夫雖稍知頭腦然
難尋個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却去心上尋個天
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個訣竅曰請問如何曰

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

樂
只在自家
一點良知
上尋討

見九川真
實用功處

的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
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
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
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這些真機如何
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
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來無些小欠闕

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功夫
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
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後又體

格物與誠
意功夫所
以不參和
傳

驗覺得意之誠偽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爲証豁然若無疑却又
多了格物功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
善惡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
嘗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
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
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
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濟
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

原作兩件
不得

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
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
視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
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
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
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着處謂之物只是一
件意未有懸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
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
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工夫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處
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
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
曰如此却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
戒慎恐懼卽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
定的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潑地此
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
是死非本體之念卽是私念

以稱木死
與爲定者
與此正星
對耳

心無內外
故須在事
上磨鍊

又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
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
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
外卽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管照這
聽講說時專敬卽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
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若只
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
斂而實放溺也

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勵處多

方是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

九川問此工夫却於心上體驗明白只解書不通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會若心上不通只要書上文義通却自生意見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

五經皆我
既知

大個不可
並見格物

聖人之不
思便是學
取人之難
便是生

可因其應對無狀起個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
生個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
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冗煩隨意苟且斷
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
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
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
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却是着空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曰
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蔽兢兢

事功氣節
是道中件
數

聖人元氣
不得之時

業業齎齎翼翼自然不息便是學只是生的分
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
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
問學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
學知利行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着這天理則便
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
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成時恐不必云得不得

也

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

在如此則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

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工

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些萌芽

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

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小

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

致知只是
各隨分
限所及
今日良知見
在如此則
隨今日所
知擴充到
底明日良
知又有開
悟便從明
日所知擴
充到底如
此方是精
一工夫

慎獨君子
曰本以知

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嘗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卽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聖人之學
一誠而已
有天雜便
不得誠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直初時聞之覺甚易後體驗得來此個功夫着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惡

不着相是
看相者相
是不着相
是事自然
三綱其大
者

惡如惡惡臭的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矣惡
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
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先生嘗言佛氏不着相其實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實
不着相請問曰佛氏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
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却逃了夫婦都是爲
個君臣父子夫婦着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個
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
他以別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侯真知
何良修
求須先經
顯

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
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
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
是指氣說又曰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
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然却要過差
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是
停當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
別有個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
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

助長之功
入人隱微
故須過世
無悶不怪
非笑毀謗
且借非笑
毀謗爲進
德之資方
不被他累

常

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
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
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濟便要矯強做
出一個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此子功
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
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樣子出來諸
君只要常常懷個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
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

知其人處
一伴本已
私不惟不
敢便不敢

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良知的
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
不動又曰人若實落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
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
被累倒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
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
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傲其機
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好惡就

見人不可
德之者

決絕補疑
謀及上策
兼百非淺
故上益足

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做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
化得他是友感悔曰你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
非凡當責辯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已私克去方可
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疎或露才揚已皆
是病發常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便懷鄙薄之
心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

問易朱子至十筮程傳王理何如先生曰十筮是理
理亦是十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十筮者乎只爲
後世將十筮當王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十筮

似小藝不知今日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尚有所涉惟天不容僞耳

知非則誠
夾誠之外
復何事哉
一了百當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義先生曰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

道心若不
得一毫人

問道心人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但着此

的意得故
須精而一
之

強寫語之
厥夫言耳

明得自家
本體便不
只曉得而
已

人的意思便是人心道心本是無聲無臭故曰惟
微依着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惟危
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愚的人與之語上尚且不
進况不與之語可乎先生曰不是聖人終不與語
聖人的心憂不得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的資質
不同施教不可躡等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說性
說命他也不省得也須謾謾琢磨起來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
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

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
自家的本體

問逝者如斯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先生曰然
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功夫方纔活潑潑地方才
與他川水一般若須臾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
是學問極至處聖人也只如此

無須臾間
斷便是至
處無意

人會不建
只爭此天

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爲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
看得來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婉轉委曲保
全以此把天理都丟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爲若

可之者不
得

達了天理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
不過做了百千年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
白比干龍逢只爲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他的

人

只一服字
便成精神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
去求靜是反養成一個驕惰之氣了汝若不厭外
物復於靜處涵養却好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
是聖學真血脉路

聖人之虛
以其虛虛
天下之實
聖人之無
以其無無
天之有二
氏則虛無
而已

孔子無不知顏子未嘗不
知致知正是此條脉路

先生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
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
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
却於本體上加却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
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
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
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
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

動不止
二氏二氏
其顯者者
耳
毫釐千里
則得分曉

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
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
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
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先生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
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
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
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

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功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假歎自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

問天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能釋處人於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

寫生命頭
絕不可令
毫髮掛帶
不礙此關
將非那字

身感是非
就忘了萬

事為變孔

聖人整頓

天下萬世
亦只憑此

當哀不哀

哭不中節

此心抱疚

便不樂

聖人無死

格正是這

花妙手

全體方是流行無碍方是盡性知命之學

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個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象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各自看聖不同先生曰聖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

出於良知同便各爲說何害且如一園竹只要同
此枝節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
小一樣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輩只要去培養良知
同更不妨有異處汝輩若不肯用功連笋也不曾
抽得何處去論枝節

鄉人有父子訟獄請訴于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聽
之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柴鳴治入問
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
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

這誠厚人
本他各人
自認

這積心的
人亦實借

請問先生曰舜常自以爲大不孝所以能孝瞽叟
常自以爲大慈所以不能慈瞽叟只記得舜是我
提孩長的今何不會豫悅我不知自心已爲後妻
所移了尚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
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
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叟底
豫時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所以後世稱
舜是個古今大孝的于瞽叟亦做成個慈父

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當不

人點化

樂心

一元亦一日之所積也古今世界元無隔格所以克復而天下歸善上

人上人

然亦點化許多不得

今人於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

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常做個義
皇以上人

在聲色貨
利上用功
方能不遜
不遜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
用功却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
爲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功
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
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一友自嘆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
卽去先生曰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

當下消磨
便是立命

下卽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

一念留滯
便乖順應

先生常與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
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清眼便昏天黑
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
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

明屬先處
處皆足

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
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
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
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

言語快意
怒氣得揚
憤怒嗜欲
沸騰病有
深深據乘
良知昏昧
而有故良
知一此而
翹翹自消

轉老能變
化氣質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戡然能忍然得意氣正到
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歛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
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
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
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
一提醒時卽如白日一出而翹翹自消矣

變化氣質居嘗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
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
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

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
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
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
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聞譽而喜見
毀而戚則將皇皇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
君子

性一而已仁義禮智性之性也聰明睿智性之質也
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

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

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卽物而窮其理也卽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折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于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

折心與理
爲二之非

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非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乎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折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折心與理而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約吾子旣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爲不可歟

朱文端公
云陽明之
所謂知即
朱子之所
謂物朱子
之所以格
物者即陽
明之所以
致知者也
可以忘同
異之辨

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
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
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
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
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
則比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
言而喻矣

近來學者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
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

於有事時
間有事於
集義也

之云忘是忘個甚麼助是助個甚麼其人泯然無
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個必
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
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
此便是忘了卽須勿忘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
是助了卽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
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
間斷卽不必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卽不須更
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簡易灑脫今却不去用工

而乃懸空守著一個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
一鍋內不曾瀆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
境煮出個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
先破裂矣

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
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卽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
功故區區而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
是格物着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着實致其良知
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其良知則

自無志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個志助孟子說志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于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

只有此一件事還和兼搭便夫頭說

撥本塞源之論以字宙爲一天地爲一

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
易爲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
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
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
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功夫更
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脗合貫通者才須
攙和兼搭而說卽是自己功夫未明徹也

夫撥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
將日繁日難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

終終令人
惻然悲感
然將慎察
起定算中
一篇大文
字亦疑非
問一篇有
數文字

于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滂于後卒無救
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
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
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
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于聖人也
特其間于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
者以塞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
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
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

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
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
惟以此爲學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
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
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
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
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

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唯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于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于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

俾俾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智之下者則安于
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
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
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
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
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
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卽己之善教
也夔司其樂而不耻其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己
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

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

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侈之以爲麗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前瞻後盼應接不遑日夜遨遊洸息其間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埋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于銓勅處郡縣則思籥

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
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
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
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
以臬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
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
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
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
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

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杌鑿則其以良
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
必至矣嗚呼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與者吾誰
與望乎

鄭端簡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
能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
可蓋覆唯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譏諛
易行媚心利快爾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
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觀子靜則游夏純於
顏曾而思孟劣於雄況矣公所論叙古本大學傳
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
之寧庶人反時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
節卒平大難宜德樂安之變有如公者景陵無羈
勒之勞矣

鄒氏德溥曰從祀四子其品則有辨矣河東粹質
純行見亦彷彿及之新會深造自得語多引而不
發令人有餘味焉餘于端慤篤中蹢躅自飭抑猶
在河東之後乎會稽則直接孟氏之統無論數子
不可伯仲卽有宋諸大儒未能或之先也凡吾所
以篤信會稽者會稽之學取諸吾心之本然者而
足一無假借以爲其約矣然乃隨事而裁之各當
其則抑何周也遂探乎先天之秘以爲其微矣然
乃卽夫人倫庶物抑何顯也懸解獨契有握千聖
之心卽以爲高矣然乃要諸衆人之所與知與能
抑何平也順帝之則不以一毫人爲與之以爲其
超矣然乃反身自治孳孳乎遷善改過抑何實也
是故卒然聆其說而可解愈玩而意旨愈無窮後
生小子由之而入宿學鉅儒有所不能殫其蘊
孔氏所稱下學上達之旨其在茲乎其在茲乎世
人不能掩其勲業則舉而歸諸其才不知此自其
學明所致非徒才之以也自曲儒不適于用而論
治者始倚謝乎才矣古者徒稱以道治天下乃樹

徒以才說道之既明何適而不可善乎我皇上稱引世宗之言曰王某有使用道具學夫均是學也彼胡爲而獨有用夫惟知其學之所以有用則知其學之大矣

讀前聖前賢之書總借以觸發我之性靈不能觸發性靈不能強爲之喜也能觸發性靈不能強爲不喜也少壯時與吾友鹿伯順讀諸儒語錄有扞格處取陽明語証之無不豁然立解因妄意以聞知之統歸之陽明非優于宋之諸大儒而詞章泯沒之後有掃蕩廓清之功則宋諸大儒之忠臣也孝子也卽有一二段效忠於前儒者正其苦心共階大道前儒自當引爲直諫多聞之友若因之而開隙生釁則諱疾忌醫豈不爲子路所笑哉

理學宗傳卷之九終